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廬陵楊萬里

廷秀



治原上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于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于固欲詳而無暇于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搃兵以耕而守者被介冑以臥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

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和也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而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盤樂怠傲是自求福以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後請成于吳：以為其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于王大夫女：于大

夫士女：于士勾踐不恥也輸其寶器玩其女樂勾踐不受也惟不恥故有以復其所大恥惟不受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拙恥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得以者盡而魯固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于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

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爾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隨不並存也非陳併隨則隨併陳爾而陳主恃隨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于縱酒賦詩而不輟隨師之濟江也陳主尚醉守江者亦醉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福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于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

非不及也無暇于及也今者請解既成邊候不驚是
猶謂之無暇故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
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
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
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來忘中興之計而
猶有意于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
陳之禍可以懼矣蓋子之言可以徹矣若曰未忘中
興而有意于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
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
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

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
而見耶臣甚懼焉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
及于國家遠畧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辟王迹為掾既
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
施得無與談常事問米價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
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
則又曰無暇臣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
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隄
則有泮今欲治而茫無畔岸臣欲不惧得乎

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于舉而莫之
隨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
令之行十人而聽一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
而政令之不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夫何故十人
聽而一人不聽則十者必覘夫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淵
以練試刃以堅而試十以一者不聽而上不問則
十者之聽亦將反而為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夫
天下之覘以聃天下之試以齊夫天下之聽夫天下
且相與覘而莫之見試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
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後而後欲左

而左欲右而右惟吾之為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
患不舉耳舉而大有為焉夫誰我禦 今天子非無
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之
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得
不治此其病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
後君莫肯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縉紳士大夫甲可
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軍之士
天下之民玩習于偷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
故天子有其資而無其挾有其應而無其應一舉而
天下不隨則自罷而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覘墮天

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欤然則何以致天下之
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下
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
小齊大聳則大齊方歲之新乾坤之晏溫勤植之寧
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笑談未竟之間或失色于近
雷之驟驚慢者肅伏者與勾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
發于頃刻而通于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
聳而齊也玩而不變堯舜禹湯文武不能以為治湯
繼夏則變夏之政禹之遺也武繼商則變商之之
政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則不可而

湯也不復禹而變禹武也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
者豈拾彼之成從我之矜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
夏之政而湯之治復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
乎湯非復而何期于治不期于政要其是不卹其異
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 陛下蓋繼
光堯者也繼 光堯而變 光堯可乎非變 光堯
也自變其變也且光堯曷嘗不變異時治極而弊亦
極紹興之初一變而鈍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之偷
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恭已既
久一旦赫然黜姦黨收威令以還朝廷之尊故破強

敵授 聖天子出于一日之獨斷而天下不知其所
自来 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以變
之：方獨得而緩也哉變必有要：必有先今之變
其孰為要孰為先開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
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患不在于法之不備而
在于法之太詳不在于為人君子之不衆而在于人焉
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然
則今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盍亦刊其法之繁以必
天下之從一其人之責以開天下之通而後天下之
可為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內辟三千漢高祖約

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
較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
帝而乃不然則法果在于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
則曰卸堯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庾亮敗于張曜而
高融言于陶侃曰將軍為此非融所裁周公曰惟王
有成績而梁武侯景之禍蓋生于朱异也异不職某
及而使武帝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于主將而
後之君子歸過于主將古之君子歸功于其君而後
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不肯任
其責也如此今也兼歷代之憲承 列聖之制法不

可謂不備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率任子之所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法之說曰若之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飲酒不如暈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于流与死不為不重矣而鬻私無不肉食者不止者何也有重法無重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不勝其重之衆則难于重、則难于必且夫以銖兩之若易錐刀之利則執而流之至于小民以貧不能自存

則絕肉味以求一糲之飽則又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驅天下之具也其具廢則其驅弛有急而求其從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多而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欣有所憚完清顯而享豐腴此其欣也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欣以招天下豈以苟悅天下之私哉捐之以所欣蓋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許以勇于所憚以邀其所欣既得其所欣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章焜煌步武虛徐

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多士未
足踰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即曹者曰吾曷
不侍從也侍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
不二十四者中書也階屨倖以進名曰捷徑狹諂曲
以進名曰祿旨植黨以進名曰容聚歛以進則名曰
才朝攘夕爭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
然有一意外之事天子呼某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
以知之又呼某人而委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
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遠避其事又
何怯乎惟其勇于彼是以怯于此而朝廷不悟也且

豈有身為帝 宰而天子使之將兵以禦敵則
以親病辭者天下有緩急而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
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彼實為宰相子焉能戰臣愚
欲汝詔有司刪法令之細而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
重複而可以去者如 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
而信設者必用存者必行不与天下為戲庶幾天下
之可驅天下雖無事也不測而擇一事大而且難者
詢之衆而遣一所厚之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
唐太宗之斬盧祖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
天下之怯可以 變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驅而天

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取開中興^起太平臣心
了然見其易尔

治原下

臣聞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
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下
有令而自慢之尔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
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名也且天子之令天下也豈不
欲行其政而冒為自慢其令自慢其令者生于出之
不審而壞于發之不一不審故可而不可行有言
而不自寔始乎喜卒乎怨不一故發而悔而更令

日而發者至明日而更者至將從其發者乎從其更者
乎不審者欺天下者也不一者惑天下者也令之至
於欺而欲民之信令至於惑而欲民之不疑是尽官
以與人而曰能館指千蹊萬途以導人而責其皆詣
也而可乎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于京師而象魏所
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于六服群辟外至于九
夷八蠻極至于海隅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于
其哀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帶子朝之所逼而四
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台之而不至喻之而不
聞賞之而不息誥之而不咸此三者何為其然也蓋

嘗求之成王以剪桐與而幽王以舉烽忘如此而已
矣剪桐戲也舉烽亦盛也而與亡異焉則信與不信
之異也且采以幼而恕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
言之欺天下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
者警急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名諸侯而誤之後能
終無警乎後而有警有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為
無警非誤為真誤歟一令之不信乃至於殺其君以
敗其國不信之禍一至此哉臣嘗讀易至於渙而得
其說其象辭曰風行水上渙其支辭曰渙汗其大號
夫号令一也既取于風之行水又取于汗何也命夫

風与水相遭也為卷為舒為急為徐為織文為立雪
為湧山細則激滌為大則洶漉為不制于
水而制于風惟風之聽而水無拒焉成周之盛非風
也欵為夫人之身汙則安不汙則疾既汙而復入者
疾入而出者猶有瘳也入而不出則不可為矣幽王
之病非汙之出而入而不出者與然則令之必行
欲加水之上風而令之不行則如復入之汙聖人之
作焉前之說以為天下之師後之說以為天下之資
也臣竊觀今日之號令何以異于作焉者前之說所
云者耶糴于民而用夫所謂交子者此亦一利也然

臣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則恐非朝廷之所忍為也利民則臣未見其利也何也官用之于民亦用之于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于民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則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朝廷蓋有命許民以此輸之官矣名許之寔拒之名用之寔廢之則其令無乃誑耶至于恩沛有所謂民之四親俱存者蠲其征後有司至今抑而不行曰諸郡未有例也且夫令之出也其可行與否抑嘗審之乎不審而出令出而不行天下無緩急也有緩急而天子下一令天下又

將曰不久必寢不寢必更豈不殆哉

朝廷試思之

人才上

臣聞人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牽徹藩牆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不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寔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

繩墨而竒傑之士皆漏于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
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紛膠擾而卒不能成
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于密而取之安事于博
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于密也 國家自
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竒傑之士也是
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
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以十年而竟未有一士
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
之制得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
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竒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

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
其所以策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
又曰禹湯水旱厥外何由而已何其甚乎而無難也
非無難也不暇于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
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彙簡摘庾辭以為苟難
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
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于廷而雜之
以奧僻怪竒之故事不改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
成之傳法與夫孔近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
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謝也哉以訓詁之竒

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于施鱖鱓之筍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藉之害也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要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于能此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

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苛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苛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疑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奧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詞則主乎去諛上

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
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傳意乎興止治亂經濟之業庶
乎竒傑有所挾者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駕
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駕者之至如之
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
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
蚤而捫蠶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詞隱帙者
豈曰竒傑而竒傑之士焉在瘦詞隱帙之能不能也
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
而不肯入有司之力夫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

臣才士不間于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
名輟進士定額士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
畧做宏詞之体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畧做
武舉之制上之于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
數不出乎奏名之常負而不羈之士不至于橫棄其
與以声病之久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
遺才焉臣不信也

人中才

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
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恨不尽得天下

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
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財則不才
者至矣夫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
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
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
是其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
不淺之旨而密旨在所白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
以窺其中從其淺以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
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
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

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
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
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
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
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
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
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
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
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木曹公下鷄助之
令三軍莫喻而楊修知其意在于退師上之人舉目

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今 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礼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也耶蓋 天子之命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擗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尽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群憎而明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

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排斥抑塞而死徒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聳躄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猶惧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款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真賢奇傑勇于言而敢于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乱存亡之机將必在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

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閔人之國粹然于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噫然于秦故其祚短凜然于東漢故其國難拔然于魏晉故其國速止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覘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奠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遵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成其才而取其用何謂導：在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才分則天下誰不逆採其好而爭

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他使天下趨而不他則雖捐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尊之也 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世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國而不見其尽何也 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 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 仁祖之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音：默：帖：靡：此風一成天下雷急

不知誰為之所哉臣不勝不懽

人才下

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下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于古而薄于今耶穡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謂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于天而壞于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难于成而莫易于壞士之幼而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

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焉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之故曰才莫难于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法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于禍以向于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不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于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而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

于壞惟喜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
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
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
敗而緩急方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
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成之濯磨剪拂而用之故者新
懦者奮而散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
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各得其用以為
後世無復見此之人物而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
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
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何如耳今天下之無才豈真

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 國
朝人才一成于慶曆再成于元祐初壞于紹聖大壞
于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
患 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
孫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
忠義才德之士暫閉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
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然有慶曆元祐
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詰興羅織以痛折
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氣質既成終不為改
譬之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鏹 陛

下始初清明尽起諸老而置之于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 陛下亦知其所自乎 光堯成之

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然而來紛：然而起人：有自奮自起之意今未久也而虛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止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真儒可顧問者誠可嘆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 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 陛下之于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諛人欵諛人之諛也亦豈

曰我諛也蓋曰我忠也 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諛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無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論不密進而與君子為異則其論不力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欲逐君子也不可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乎高宗乞

賞未濟是也諛必有名諛而無名則言之者作而聽之者不堅世之諛者必有以不作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于我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嬰然動決然從乎姚崇之托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諛人之千百竄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而不憂耶此臣之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之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

不乘馬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嘆也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五月門人 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

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于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

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徃徃知之它日主人者偶牽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我知之於是其中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于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

定之法而用不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以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謂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乎不即不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

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

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
弊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
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
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天進退
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
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
貳此吏部之權也 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
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它未有不由於吏

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
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
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
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未者則
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
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
曰不應格矣雖貪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
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
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
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

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
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書矣此
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
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
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
其能書與否也 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積
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
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
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負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為吏
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

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廓猶以
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
之選授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
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
者而為黃散耶臣願 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
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
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
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
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
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

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
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日
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
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
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
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
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
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
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察其要在於

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執非宰相進擬
者而不擬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
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二縣
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
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歎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
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
罪也事固有所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仁之
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無仁孰若

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
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
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
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
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
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
王則為之徹膳為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
拒於司寇天子歎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
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
宥也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

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
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
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
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
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矣萬物矣
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
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
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
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以來歲可
也有來歲則有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

而聖人能之歟

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寃告者則改命它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寃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為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姦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為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待

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庾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書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為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飢寒給則縣官不勝

其費其鞠之一其里之千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
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
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言也至於
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
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
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
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
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賂之官吏何幸而使
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鞠不限於
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

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
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鞠之舊法而止於五
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
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
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
者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政仁不窮仁行故
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
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

不可數數則民怨人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
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
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
今天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
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
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息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
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唯不使
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
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
下之民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

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
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
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
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
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岐二曰法徒設而
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
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
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鉞
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
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

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
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
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
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
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鬪之目焉
則有曰故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
死也曰鬪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
人也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
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
可遁有司取其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

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
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
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
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
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
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
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為空言文具是無法
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
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乎法不求民之入而拒
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

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令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鞠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鞠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姦民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後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

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莊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為之峻孰不從其徑入而哉法後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况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則既竭則下不厭其與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

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間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閉也開以名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蓐之舟焉以一蓐之力載一蓐則一蓐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蓐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

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
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
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
盡十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紉以言以探諸其
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
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

朝廷自

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
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
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

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
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
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
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
於內而省監司之僚屬於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
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
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
官之門盡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
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
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

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
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
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
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
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
得官者儉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
僅及於千也至於公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
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
五六其千也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
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

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
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蓋亦嚴其
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
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
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
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
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
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
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厲
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

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息棄人無以人棄息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

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况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止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止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

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直所
立以得位蓋者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
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
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思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
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
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
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
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
棄耶此以人棄思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臯夔龍
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

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
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
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其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
而數事如一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
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乎三代
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閔擊
析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
而非抱閔擊析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
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
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

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
祿其有以人棄息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
日者也

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
有提舉若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
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今
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
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
人勝事莫甚於此者老氏之宮嶽震之祠率建官以
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

命而上而貧者墮者客者高之為置使為提領卑之
為主管為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
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
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
病耶以人棄息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
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
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
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
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
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治數人治一

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折釐茗以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負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負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光嚴任子試吏之法三

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棄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息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覓者矣覓且不覓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

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
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
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
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
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
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
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
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
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
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

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
其辨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頸
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君怨歸於君
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
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天賦重而民
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
歛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
呼曰汝曹勿怨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
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
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

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宮布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

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不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則維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徃歲柳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

告

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任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是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

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
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
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
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歛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
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姦焉甲郡
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
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
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
執訴者苦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
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

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歛
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 聖天子
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
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
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鬻黃而
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
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歛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
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

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
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
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
巖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
京之郡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
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
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貓以去鼠不
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
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貓犬不過無功而已
未有大害也然已在不養今則不然貓與鼠同乳

而犬與盜搖尾矣歎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
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
問有所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
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為臺諫
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
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令則執其
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
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
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
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

兵再歲江西之縣有督焉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
不未減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
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
訴之者若披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
此之謂不復問 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
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
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
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 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
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
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儆其懦

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
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
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
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懼沮喪
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
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
乎此而今之所尤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
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

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
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
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
之作洛非手於榮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
各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
之田元國不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
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
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
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
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

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
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
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
之幕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
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
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後固世於耕而習於
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
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
食菽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為
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

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而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為濟飢許下之後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

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幸不可幸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 今天子冒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田

者曰營者田沒曰又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
無田者且不間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
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
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
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
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
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
檢校經界之舊藉以為均稅之額盡鬻內地之屯田
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
蠲其年之租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

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
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成之賞守
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
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方其職而又糾
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偽則不出十年兩淮無
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
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辟屯田之名
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
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偉矣蓋為政者必視其所爭
而為之制天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

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
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况賣之耶後民以築
而賣之木駢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
朝廷擇其中

誠齋集卷第八十九終

誠齋集卷第九十

廬陵楊萬里廷秀

程試論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
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
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王以功業聞而帝之
功業無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
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
風味隱而功能興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文

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又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瓦而築之既成而謂之王視之良玉也其光熒然其聲泠然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俊辯如賜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自以為諸子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不與之蓋辯之後也氣之英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子之英與俊乃在於顏之如愚曾之詠而

歸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王者不以輝彩而以器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強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爭似弱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蓋嘗聞之快其忿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帝獨得辭其弱執於其察以窮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哉厚其奉以虛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執以帝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温乎其有所不可激也曠乎其有而不可隔

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
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
三代聖賢之風味。帝亦足矣。帝何求哉。或謂內刑之
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歎嗟乎。是亦見其末而莫原
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賂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
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
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
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
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
之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

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復生。必除之矣。帝
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於君。蓋忠於身者。其正
先身而後。君忠於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先身而後。
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
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
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於君也。非不責也。無可責
也。非不言也。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身
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正。亦潛消。

於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為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衆易歟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糾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諂也消之於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

為諱也救之使回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也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從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於己者素厚而服於人者素者歟名為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致也其朝在廷吾君忘其己之為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為也忘己之為尊則必深自受其賢者不可得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四五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其六七矣則其五人

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
未幾何也吾君忽乎其為聖也君矣天下見吾君之
聖也不知其所以後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
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天
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君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
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况與之居也歟非
孟子之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
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况於其君乎太宗
神驚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
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

愧也敬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
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
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
非公則近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謹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
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資有遠
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
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為鄭公之勸也帝
亦自以為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八

也非言之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證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亂其發在机其決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效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效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

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灾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灾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唐之治不在乎止觀之後而在乎正觀之初止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可從鄭公嘗有言矣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安似因似可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遽亂也憂其

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
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
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
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近乎
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堅故
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發之也成米斗三錢外戶不
閉四夷來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為勸豈亦
太宗之賢樂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
治之主莫難於有具天有其天矣莫大於盡其人曷
謂天資是也曷謂入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

齊宣王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
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
為齊宣齊宣之不為太宗太宗之不為禹湯何也其
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人其不
為禹湯乎而况太宗之賢也哉君子於此是以為太
宗而歎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
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為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
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奪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

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偽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於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孝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為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曰爾天下有偽學而無真儒以偽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貧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為之地是二人者皆過

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之頽然是其言之凜然觀焉而聽已矣用之且將為佞為貪為姦固無用於學也曲為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孝也過在宓其孝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孝以孝為無用孝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為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孝有用之孝訓詁者無用之孝也孝之偽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邪非偽而何又焉用曲為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真孝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

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孝乎下罪已之詔以
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
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
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救
蕭後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
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
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安之者公也解天子
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
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
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

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為出處學之
力與公為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
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孝
爾沫泗之奔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孝用
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夸也不
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為儒者之倨
也至於為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為賢也世俗之所
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
也孔顏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危
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為夸與倨

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
愛君之厚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
人君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
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
則樂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也
而論者以璟為過於崇也何蓋璟以其治與天下崇
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
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

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
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歟史臣曰宋璟剛正
過姚崇親君子而疎小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疎
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
之樂必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間之
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
所不愛而後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
憂不使之樂其所不愛者身之不疎也故欲其憚不
欲其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
名無憂茲其所以有樂於君歟非不使之喜也吾得

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得其治茲其所以無
愛於身歟天下之治亂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疎
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以治與其君此
宋璟之剛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
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
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剛正二公不
可同也吾嘗觀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
招無是舉也太廟之壞以為偶然夷伯之震無是說
也捕蝗之後不曰修德緣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權
譎一至此哉吾嘗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

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寬饒之
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
成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
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政必美焉姚之為人溫乎其
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
刺焉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
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以憚明皇以開
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皆賢也開元
則誠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明皇
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於是

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
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歎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
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
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
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
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
亦無一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
而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樂也秦皇帝之
秦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
所未忘歎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

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也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
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
心以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
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於其上天下之勢
至此雖使君子為之若之何而為之哉涇原之變天
下共應盧杞之為也李晟欲以孤軍而復王室其勢
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心蓋天下之勢可以定
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易以散亦易以收

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己忠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下之勢自定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之言曰與死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為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為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孰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

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雖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人也君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必以忠義感人心此其回之之藥欵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河北而以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杞一進殺真鄉沮懷光士心去矣間架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

復行軍心去矣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
權託於誰哉一曰士二曰民三曰軍今也德宗之託
於天下也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後奉天之
後興元之後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
當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以寡不敵也以我之弱當
賊之強以弱不敵也懷光吾大將也則叛于內三鎮
強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一己之忠
義回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為
衆以弱為強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而存至危
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人而有國

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唐宗
大盜再起天下則定有人焉故也安史之亂李郭以
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卒之亂李晟以忠
義感人陸贄以訓亂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
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再君子回之也大哉
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既去而回之孰與
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
可以成矣謹論

儒者已試之効如何論

論曰道不難於用而難於信蓋道也者用則為帝王

之業不用則為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
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
則以儒為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其道
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蓋以
古人已試之效而信之乎唐虞之代已試之於一時者
也夫子已試之於萬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掩可
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觀之可以少信
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末計也而信與不
信其闕人之國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於儒家者
流所以言其效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

賤生於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
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百家者曰
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問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
有功歟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
必世之百年也何具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
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無功
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
則訴之以為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為迂也大
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
家之說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

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蓋嘗以身試儒者之道矣
泰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而致哉
儒道之為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亂亂而用之
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
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
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效可
覘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富矣君
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富也強則強矣有強於威無
強於德猶不強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國而人亦取
其國然則百家已試之效可覘也已世主觀之儒者

有功乎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
其所以信百家之心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
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信則已之儒者
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言其道之最高此遠所
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信之
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効之効賴有此蕭維
然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儒
者與之百家已試之効矣其言於文帝曰今或言禮
義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乎生
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無聞也有黃老以病其心

生之言何從而入哉因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
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
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
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
而思頗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頗
牧之時或以間而擯或以諛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
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頗牧而天下無頗牧
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

薄今而厚古豈持一頗牧而已哉楊雄曰文帝曷不
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
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
乎然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
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
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負頗牧
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
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
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
而為秦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

負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况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頌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歆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

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今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馮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為而後有所力為天下之事將求夫
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恥其無功二
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捨將
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強
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為
事一天之擾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
違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二曰
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專則有守有守則無
慕無慕則有成羿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高

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固不可以
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
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
靜而治為治而專為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
治為治而專為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
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務而吾執之以
為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
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蓋以古之靜者而自
處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
景不報也嫚書之恃可恥也文景不恥也火通甘泉

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因有所不暇也曷為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後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之煙火萬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忿於心勇者必忿於色矣未幾則相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

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緩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歛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為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怵之福夫激之以為無動於身則無強於家或開焉或訟焉家則強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李陵之褊而文景之生

產作業始搖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傷乎
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
之全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
之法可喜者動也可笑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
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蓋
可見者以勤為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動也以勤為
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遁於思之
中納天下之治於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

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厲精勤以治天下
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治以應乎思故
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於思而不勤於
迹又何見焉出於必而成於治又誰禦焉崔植得其
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
不勤則成可為長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
爽也傳食者即文王之具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
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成歟師廣成者即梁人
之齋戒也游巖廊者即晉人之高簡也然與梁晉同
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不動而成歟蓋有

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以勤也帝王之勤以思也以帝王而爲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爲帝王之勤黃帝堯舜以之大宗之厲精不用於是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爲勤者歟其不以勤爲勤而以思爲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法此治之器也非治也米斗三錢之治外戶不閉之治蠻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代夷狄之事曰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厲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而思乎有所甚密

必有所甚疎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太宗之所以愛而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厲精不疲於身不瘁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蓋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宵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瘁於色而心已瘁勤而思爲思而決焉天下見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於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爲勤

者歟其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寇方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官寺之權方橫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遊宴之憂甚于蹙頞嬉笑之慘甚於按劍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夙寤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厲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可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為其已太宗有焉又不

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謹論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庸言

庸言一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揚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奚施而臻茲揚子曰聖人以一君臣七臣衆人以七臣臣一君揚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揚子曰所樂存焉則

陋巷在前而顏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黃屋在上而堯不知

揚子曰君子思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薈荼蓼

揚子曰仁者萬善之元首正萬事之本幹

或問橫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手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何謂也揚子曰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為雷閉二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何謂也揚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詘而正非誠之復乎亨利用也元正體也體名二也誠一而已

揚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揚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悞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揚子曰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

也曰是固作易者與說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揚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揚子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草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

之志猶不可以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揚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決事比易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揚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肝則怒不制其痛則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悶已於至幽而墮人於至茫何也揚子曰非強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強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揚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或問君子敬其獨乎何謂獨揚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揚子曰覲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著無列

揚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安

揚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揚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揚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

庸言二

或問橫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揚子曰水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至陰之精隱其家

揚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不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懾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

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楊子曰道不在已言道病已已不在道言道媿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予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揚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揚子曰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懷土故安其舊不徙其新

或問廬而不藩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其安乎徹藩墻以納於菟褐夫不為也徹封建以納檢狁而謂君人為之乎惜哉柳子之訾封建也啓戎以宅華使彊不藩陲不墉蕩、烏通而莫禦民到於今受其烈者必柳子之言夫揚子曰以藩墻為藩墻廬其安矣以於菟為藩墻廬其安乎

揚子曰仕優則學豐其歎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曠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欲王澤之下究其一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勇不足以行之蓋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

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揚子曰奪一夫之
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
訟其所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
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
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揚子曰呂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
獻錦獻錦者亦婦也不獻甚於獻也

揚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
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揚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
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女人而必曰貴富也異
矣

揚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揚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痒也
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隱仕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
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揚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
為學則無所不為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揚子曰

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揚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
孔子闕陽貨之亡是也君子敬其不欲敬亦有不敬
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
知怨其不見已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
與已言而不怨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揚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
足相摩則寒者温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揚子曰思精其宜則眾理通何
謂窮神知化揚子曰理盡其通則萬變徹蓋義者物

之宜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揚子曰直於己之謂忠孚於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惻何謂隱揚子曰惻
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痛於
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揚子曰榮變而枯末離
而本不離鬣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為
鳩見鳩不見鷹草化為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
跡之遷化者神之逝

揚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揚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敗之歟抑亦興者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固或虧惻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宗也

揚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揚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愛也

揚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揚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揚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揚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揚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揚子曰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揚子曰古猶今也天地既

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揚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揚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熙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揚子曰臨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揚子曰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如揚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呼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揚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闞人唁己為耻後世之士以闞人薦己而不為耻漢文納袁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為耻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耻

揚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

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為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為也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有學者庸寸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甚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於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輝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光暉之聚也散故其暉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教以三罪劓愴然之哀一變而為憮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

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

楊子曰人之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調楊子曰旦將飲者夢必渥旦將跌者夢必愕今皇皇焉汲汲焉得則懌否則戚奚為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恕歟楊子曰紂不可恕也亦可恕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

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節嗟夫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揚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萬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絕策之通乎

揚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徇中不正而利寧以利徇正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揚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為仁揚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痒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痒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厨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子謂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揚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博施子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

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何也揚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回回也死顏路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揚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揚子曰置虛器於水中未克則鳴既克則默噓以爲知道噓以爲知德克乎哉揚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也駁以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於未發之中奚若而可曰戒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為中庸乎揚子曰孰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

均爵祿可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及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揚子曰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賁牯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苋器則取諸餅鼎簋缶體則取諸晦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或問五行之序揚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

而有宅故曰定

揚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於民而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躋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揚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無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興漢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逢紂之比干孝宣之蓋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為之宜也孝宣

光武明皇宜乎哉揚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誅諫之
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
勸其究君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亡孝宣
光武曷嘗亡哉曰夫亡者身至焉國次焉

庸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揚子曰顏不孔不
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
宜何師揚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揚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

子全而歸之也

揚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博說之言也不致其知不
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說珍乎行由後之說
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揚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
趾也目焉而已矣離婁而瞽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
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

或問荀或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揚子曰漢魏均忠也
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曷謂中曷謂庸揚子曰中者羣心之根株庸者衆口之穀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揚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揚子曰薄非漢文始也昔滕世子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揚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揚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蕞爾國亦何

為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材之乏又何歎揚
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
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揚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以己之不知效
彼之知以己之不能效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云乎
哉辭命云乎哉

揚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不
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故曰
可欲之謂善貧者未嘗不言富者未嘗言富故曰
有諸己之謂信瓶之罄矣維罍之耻不充故也瑟彼

玉璫黃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美山川之輝
于外也百里珠玉在內不盈握也故曰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為
山一山而已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
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揚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非為下者言也進
退無常非離羣也非為進者言也

揚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脩業為
樂也樂乎內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蓋以德之未
進業之未脩為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揚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獨有亦不可以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或問近世之健吏某子吏也以健聞某子儒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揚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為周索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九十一

